

《奇幻摩天輪》 琦溫斯莉掌握大局 活地亞倫玩色彩突出悲劇性

荷里活導演活地亞倫新作《奇幻摩天輪》(Wonder Wheel) 昨天在港上映,更請來《鐵達尼號》金像影后琦溫斯莉(Kate Winslet)、歌手Justin Timberlake 分別擔任男女主角,拍出自世紀50年代紐約康尼島遊樂園的如畫場景下,又一個錯綜複雜、愛恨交錯的故事。活地亞倫早前在訪問中表示,他的電影總是有關情感波動大的女性,此次也不例外,更在片中注入在自己作品較少見的悲劇性。 文:陳添浚

電影講述珍妮(琦溫斯莉飾)是個鬱鬱寡歡的失婚過氣女星,嫁給喪妻的天涯淪落人肥堪(古貝路殊飾),從他身上得到心靈慰藉和安身之所。肥堪是遊樂園的旋轉木馬操作員,珍妮嫁雞隨雞放棄演員夢,安分守己當個侍應。但隨著肥堪那離家出走的女兒嘉露蓮娜(萊諾坦普飾)回家找避難所,以及夢想當劇作家的英俊救生員米奇(Justin Timberlake飾)的出現,令枯燥乏味的生活泛著暗湧,當各人都以為人生有轉機時,其實卻是一同走進一發不可收拾的亂局。

愛與背叛

跟很多活地亞倫的電影一樣,《奇幻摩天輪》是關於愛與背叛,他說:「無論你是看希臘戲劇、司湯達、托爾斯泰還是狄更斯,都會看到這些戀情關係,因為它們為人類帶來很多痛苦、矛盾,引致很多複雜、深刻、強烈、困惑和戲劇性的感覺和情況。我一向都被女性所遇到的問題所吸引,多個世紀以來,男性都是傾向埋藏自己的痛苦,這是男人的模式,而女人則是比較袒露情感。我拍了很多喜劇,但當我拍劇情片,幾乎都是關於處於關鍵時刻的女性。」

因此,活地亞倫往往寫出非一般的女性角色,就像本片中的珍妮,他說:「我會選擇演技廣闊、深入、強烈的女演員,希望為她們提供發揮才華的機會。我寫故事時,傾向不會寫很細微的場面、細膩的情感,而是很誇張的戲劇,讓演員有機會把情緒爆發。」

最終,活地亞倫決定選擇由琦溫斯莉飾演他本片的癡迷女主角。活地亞倫說:「演技深厚的英語女演員數目有限,琦溫斯莉是其中一位,當我們開始選角時,我很快便想起她的名字。」而活地亞倫認為她完全掌握了大局:「當我想她演繹出某一種情緒,或者要求她改一改演繹方法,她都能立即做到,真的很精彩。我告訴她這就像她操控着核



《奇幻摩天輪》由大導演活地亞倫(右)執導。



Justin Timberlake(左)飾演男主角救生員米奇。

武器一樣,快狠準,只要你清楚讓她知道你想要什麼,你就能如願以償,但大部分時間我根本不需要告訴她我想怎樣,她看劇本後就完全理解了。如果她有疑問,她會主動問我,我不需要干涉她,她就是這麼出色。」

誇張戲劇

至於選擇將故事背景設定在紐約康尼島,則原來是活地亞倫一向對紐約康尼島(Coney Island)遊樂園情有獨鍾。在《安妮荷爾》(Annie Hall)裡,Alvy Singer的童年居所就是在園裡著名的旋風過山車(Cyclone roller coaster)之下。活地亞倫在那兒也有很多愉快的童年回憶,他說:「遊樂園的輝煌時代是在我出世之前,但當我去那兒遊玩時,還是十分好玩刺激,它總能給我驚喜。那兒也有各式各樣的人和錯綜複雜的事在發生,氣氛是非常朝氣

勃勃的,而我覺得在這環境和氣氛下展開一個戲劇性的故事是最好不過。」

今次也是活地亞倫繼《情迷聲色時光》(Café Society)後再度與三屆金像獎得主、意大利傳奇攝影大師維托里奧斯多拉羅(Vittorio Storaro)合作,在色彩處理上也下了不少功夫。片中珍妮的家非常接近樂園裡的摩天輪,其深度飽和的紅色和藍色光時常映照在人物身上,活地亞倫說:「這電影是部誇張的戲劇,角色居住的地方窗外,是一個繽紛雜亂的世界,屋內的色彩不斷在變化。我希望拍出詩意和戲劇的感覺,但同時保留真實感,令觀眾可投入角色和故事,而每場戲的色彩轉變,都能突出故事中的悲劇性。」



萊諾坦普飾演嘉露蓮娜一角。



童星 Jack Gore飾演珍妮與前夫所生的兒子功奇。



琦溫斯莉飾演女主角珍妮。

片名隱喻人生

乍看片名,以為是一個浪漫的故事,可能還會想起陳奕迅的同名經典情歌。但其實故事的发展方向完全相反。片名除了是代表遊樂園的地標機動遊戲,還有一個寓意,活地亞倫說:「我覺得你可以從任何一個機動遊戲樂園推斷某些人生的象徵,無論是你坐在不停地轉圈的摩天輪上看着人生變得毫無意義,還是坐在旋轉木馬上嘗試捉住你永遠不能帶走的銅環,抑或是過山車也好。摩天輪上的風景很美,但你不會到達任何地方,它帶有浪漫和凄美的元素,但說到底,都是徒勞無意義。」

反映社會問題的師奶「黃金花」



首次演出電影的舞台劇演員凌文龍飾演呂良偉兒子。

星光影畫

近年來,新晉導演都嘗試用非主流的題材,希望可以展現他們的獨當一面。當中曾為《葉問》系列與《狂舞派》編劇的陳大利,首部自編自導電影《黃金花》選取了一個平凡中不平凡的屋邨主婦與自閉兒子的故事,並透過兩人的關係,描述自閉子女家長所背負的壓力。

《黃金花》的故事從家庭主婦黃金花(毛舜筠飾)開始,她既需要照顧患上自閉及中度智障的光仔(凌文龍飾),同時亦需要照顧當教車師傅的丈夫黃先生(呂良偉飾)。然而,男人的逃避,家庭的壓力,丈夫便搭上當護士來學車的丹鳳眼(洗色麗飾),而丹鳳眼甚至趁金花買菜時登門入室。最終金花與丈夫吵架而丈夫離開,金花需要同時照顧着情緒反覆的光仔之餘,更需要尋求工作。在情緒接近崩潰下,金花更想到予以報復。

《黃金花》全部電影其實感覺略帶灰沉,不過片中光仔為媽媽在快要崩潰之時,為她帶來一絲希望。電影裡描述家長那種難以啟齒的辛酸,以至自閉兒子如何以肢體表達旁人難以描述的情感都讓觀眾感受得到。電影從媽媽的角度出發,令觀眾很易投入角色情感當中。

對於自閉兒童的描述!在屋邨的遊樂場裡,更是變成嚇人對象。電影同時也不避諱談自閉成人對於性的渴求。其實也讓觀眾更為了解家長應付子女這種狀況的疲累。

在演員表現方面,電影的主線描述一段母子關係,故此無論是毛舜筠與凌文龍的演出均至為重要。毛舜筠縱橫影視圈數十年以來,《黃金花》是毛姐今年最佳演出。另外香港話劇團出身的凌文龍在電影的首度演出,他飾演的自閉兒子光仔,無論在神情上與肢體上,均令觀眾誤以為他是真的患有自閉似的。

而我今次介紹這套電影的原因是因為拍攝自閉症及家人心情的有能力表達社會問題,我敢說導演表達得到,因為我身邊家人有一位是自閉人士,有兩位單親媽咪朋友的兒子也是自閉人士,所以我也明白一二。大家想了解便可透過電影明白這個問題…… 文:路英



毛舜筠飾演的黃金花(左二)視察家庭重於一切。

《縮水人間》 越裔周洪有驚喜

星戲場

作為2017年威尼斯國際電影節的開場影片,科幻喜劇電影《縮水人間》(Downsizing)應該極度令人期待。加上預告片的宣傳精華,相當引人入勝,再由奧斯卡名導 Alexander Payne 執導,麥迪文(Matt Damon)、姬絲汀慧(Kristen Wiig)、基斯杜化華茲(Christoph Waltz)等金像級好戲之人演出,入場機會率又再提高。

但估唔到,電影故事的前段部分相當散亂,所帶出的人口膨脹、氣候暖化、資源耗盡、難民等問題,都只不過蜻蜓點水、流於表面。雖然主線講述演職業治療師的麥迪文和他的太太姬絲汀慧,為了逃避經濟壓力,決定接受科技縮細身體,情節仍有條有理,但當姬絲汀慧臨陣縮沙、成功縮細的麥迪文獨自面對小人國的生活開始就難於集中,直至麥迪文邂逅一名因反對政府而被強制縮水,淪為政治難民逃到美國的清潔工周洪(Hong Chau),情節就回復軌道,之後,更不時爆出抵死的對白及惹笑的情境。

這位越裔演員周洪,她的感染力相當強勁,從訪問中,她很驚訝飾演玉蘭這個人物的故事與她本身家庭的經歷極度相似。正因她的父母同是難民,講話也帶有一定的口音,因此能令她十分理解那種初入陌生國度的艱難和無助。而從過往艱苦的經歷,亦令她輕易地由內而外去揣摩及發揮玉蘭的角色。

實在有驚喜,驚喜更掩蓋麥迪文的戲分。在過往荷里活電影中,很少亞裔演員能擔任重要角色。然而,這次周洪飾演的玉蘭角色卻成為整部電影中的主貫穿線之一,並成功呈現玉蘭本身個性十足且細膩的特性。 文:逸珊



越裔女演員周洪飾演玉蘭,對角色與自身經歷相似感到驚訝!

超越語言——《不能說的故事...》

星影畫館

這兩年韓國電影強勢,繼《屍殺列車》、《軍艦島》、《逆權司機》之後,近來又有一部《與神同行》,每一套都票房報捷。不過在這幾套大賣的電影之外,其實還有一套滄海遺珠。《不能說的故事...》上映近一個月,可惜迴響不多,風頭完全被《與神同行》蓋過了。如果一部好看的電影就這樣被忽略悄悄落盡,實在有點可惜。

只看電影預告,實在看不出到底一個古怪的韓國婆婆有什麼故事不能說。不過看完之後,還是會為婆婆淚流滿面。《不能說的故事...》由一個經常投訴的怪

婆婆說起,怪婆婆某日發現處理投訴的公務員民在精通英語,於是鏗而不捨請他教她英文。電影其後慢慢揭開婆婆苦學英文的原因,原來與慰安婦歷史有關。

怪婆婆與民在之間慢慢從角力到互相認識,最後民在幫助婆婆出席聯合國有關慰安婦的聆訊,以英文控訴當年日軍的暴行。電影氣氛由輕鬆到嚴肅,轉折流暢。這是個跨越語言的故事,甚至有一段超越語言的情節。民在喝了兩杯之後,用英文訴說自己的經歷。怪婆婆雖然聽不明白,但能夠感受語言背後的情緒和感情。此時此刻,兩個人的溝通超越了語言。電影最後怪婆婆以英文宣讀

當年被強徵為慰安婦的經歷,一腔韓式口音的英文,更見語言的力量。

其實《不能說的故事...》拍攝前經歷一波三折,由於題材敏感而多次易角,幾經轉折之後才確定由羅文姬和李帝勳主演。羅文姬更憑怪婆婆一角,在去年韓國青龍電影獎奪得最佳女主角。《不能說的故事...》亦奪得最佳導演,可謂與《逆權司機》平分秋色。

《不能說的故事...》並非韓國近年首次觸及日軍暴行和慰安婦的議題,去年《軍艦島》已經是一次明刀明槍的示



電影氣氛由輕鬆到嚴肅,轉折流暢。

威。近年韓流盛行,軟實力提升,也為這種民族精神電影裝備更強的武器。「怪婆婆」的故事不僅令人感動,也讓人明白,淚流滿面背後其實無法和家仇國恨割裂。這是電影的力量,也是語言的力量。 文:鄭文峯

貶值了的《百萬富翁》

星視評

2018年,永恒的亞視如殭屍一樣,再次在網絡浴火重生。重開後打頭陣的節目,正是亞視近廿年最賴以自豪、於2001年首播的《百萬富翁》(至2005年完結)。然而經過十多年通脹下,不僅100萬元在貶值,就連《百萬富翁》的吸引力亦大不如前。

由當年的陳啟泰換成今日的陳志雲,其實都是延續着一份知性的品味,也可以見到重新開張的亞視,也不想搞砸自己的經典皇牌節目,願意邀請重量級的「友台高層」擔任主持,這足見亞視也

是有心搞好這個網台,而非純粹搞笑。但要知道《百萬富翁》在本世紀初首播之時,亞視仍有三幾點「黃金時段」基本收視,跟現在接近零基礎觀眾,情況更為嚴峻。(相信大家仍記得亞視「收尾幾年」長期處於零收視吧!)要觀眾為了收看《百萬富翁》而專程下載亞視app來收看,這如算盤又是容易打響?

問題是,《百萬富翁》本來就是一個沉悶的節目。當年的成功,主要是香港經濟相對不景(特別是2003年),一個以「百萬富翁」為主題的遊戲節目,正好滿足了觀眾的精神需要——搵食艱難

的時勢,更易產生「一夜致富」的集體幻想。再加上《百萬富翁》的勝負關鍵在於你是否擁有淵博知識,這跟一直崇尚「知識就是財富」的香港社會,可謂不謀而合。所以猶記得十多年前,那些《百萬富翁》的精讀「天書」出版蔚然成風,人人也在鑽研些刁鑽的知識,可能節目的成功之處除了取得高收視外,更為社會帶來正面的影響。

然而時移世易,當年若有幸贏得百萬獎金,的確可稱為「小富」(不只夠付樓價首期,在沙士期間更足以全數支付),但今天在通脹之下,100萬連車位也買不到!頓時令「百萬富翁」這四字



陳志雲主持節目《百萬富翁》。

大幅貶值。但所謂「重賞之下,必有勇夫」,若果亞視能夠因應通脹,將《百萬富翁》改為《千萬富翁》(當然獎金也要按名加碼),說不定能喚起香港人當年的激情,重演十多年前人人「劊天書」、個個爭相到亞視總部參加《百萬富翁》的熱潮呢! 文:視撈人